

果本勞被大量取代，應該會反映在失業率的升高；可是新加坡現在失業率 1.8%，馬來西亞失業率為 3.4%，都低於台灣 4.1%。事實上，新加坡失業率從 2009 年 3%逐年下滑到目前 1.8%，馬來西亞也從 3.7%緩慢下滑到目前 3.4%，都低於台灣。這顯示至少在星馬，外勞並無取代本勞的現象，既然如此為何台灣就會？

- 三、引進農業外勞技術上並不難，問題在引進後的管理及實際效應。例如產業外勞最頭痛的就是逃逸問題，未來農業外勞如大開方便門，有權勢者可能利用巧門，廉價聘用不務農，反而當家庭幫傭使喚。公共政策形成，貴在能實踐並解決社會問題。台灣農業最大問題就是小農居多數，且務農社經地位逐漸下降，加上所得偏低，農業人口因而不斷流失，如果基本面無法解決，引進農業外勞無疑是飲鴆止渴。再者，農業生產有季節性，農忙與農閒時期的工時如何計算？有沒有可能形成血汗農場？白天是農工，晚上成了家庭監護工，或成為逃逸外勞的漏洞，在在均是應再多討論之處。
- 四、政府擬開放農業外勞即便農民間也因種植方式、規模等差異對此也有不同的看法，一些具規模的農業經營體對農工難覓深以為苦，不斷要求開放外籍農工，但是政府基於對本勞就業市場（尤其中老年、婦女就業）可能造成衝擊，導致國內勞動失業率提高，農業種苗和技術外洩，外籍農工管理不易等考量，還需要進行詳細評估與溝通。
- 五、部分異議人士也喜歡將開放外勞與「圖利企業財團」劃上等號。事實上，台灣根本就沒有大規模農業或農企業，絕大多數農企業和國外具規模的對手比較，根本就小得可憐。就算開放讓稍有規模的農企業使用外勞，由於都有使用外勞之限制，因此獲利的企業反會多雇本地勞工，本勞也將獲得較佳待遇和福利。國家的重要政策不能是即興之作，公共政策推動亦貴在能實踐並創造社會福祉，否則帶來的會是一場災難，最終受苦的還是黎民蒼生。要解決農村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並非只引進外勞一途，政府必須要先確立未來農業發展方向，做好總體規劃。為了台灣農業、農企業和休閒產業的長遠發展，政府不是要再瞻前顧後了，而是應儘快完成評估，周詳配套措施，確定對國家發展、對人民有利就應勇往直前。

（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美日軍事同盟合作質量的擴大，包括重新定義美日防衛合作指針……等，致使大陸與美日等國逐漸因「安全兩難」情境，加深彼此間的戰略猜疑？籲請有關正視。近年來朝鮮半島、東海釣魚台，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地區，頻頻出現軍事對峙複雜局面，台灣居於其間的主權維護及國家利益問題，已無任何迴避空間。事實上；兩岸和平已經是台灣的主流民意，也是安定繁榮的必要條件，更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關鍵利益。從過去長期以中共為唯一假想敵的思維，轉變成以有效處理專屬經濟海域（EEZ）範圍內重大威脅、危機或災難，並歡迎亞太國家共同參與安全合作，達成「嚇阻威脅、預防

戰爭、保家衛國」的國防戰略目標，實已刻不容緩。因若美陸日戰略競逐惡化，甚至失控引爆區域軍事衝突，台灣甚難置身事外，為趨吉避凶、未雨綢繆，應對複雜嚴峻的亞太新形勢，我國必須要有高度的警覺與正確的戰略趨勢判斷，並靈活務實調整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國防政策內涵，以及軍事戰略規劃與準備，才能夠避免淪為大陸與美日競逐惡化下的受害者，進而營造兩岸和平發展正能量，並促進台灣成為西太平洋地區和平穩定的貢獻者，方有利國家安全穩固及發展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國人對軍方缺乏安全感，將嚴重衝擊軍民關係和募兵制實施，這是由內部對國家安全的撼動，反過來，這又將使國人對於國家安全外部環境的「不安全感」大大提升。由對軍隊的「不安全感」，上升到對國家安全的「不安全感」，這樣的惡性循環似乎已經開始。更有甚者，國人對國家安全、國防軍事力量的這種「不安全感」惡性循環，是在東亞國際局勢持續變化，台、美、陸三邊關係不斷面臨再平衡壓力的情況下發生的，使問題更趨複雜。
- 二、過去幾年，由於兩岸關係逐漸改善，陸美日三國戰略互疑形勢卻急速惡化，致使台灣的戰略環境異常複雜。隨著陸美日三國逐漸墜入「安全兩難」情境，甚至隨著美日軍事同盟合作質量的擴大，包括重新定義美日防衛合作指針、日本通過擴充軍備的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」與《防衛大綱》，以及美陸網路安全爆發新冷戰等刺激因素，進而加深陸美日三國間的戰略猜疑；同時，朝鮮半島、東海釣魚台，以及南海島嶼主權爭議地區，頻頻出現軍事對峙複雜局面。我國必須要有高度的警覺與正確的戰略趨勢判斷，並靈活務實調整戰略思維，才能夠避免淪為渠等競逐惡化下的受害者。
- 三、當前的國家戰略就是要讓中華民國脫胎換骨、找到出路、走出活路；目標就是要建構一個開放繁榮的經濟環境、一個理性關懷的公民社會、一個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，以及一個友善合作的國際空間。據此國防戰略與實力後盾，台灣應運用「親美、和陸、友日」平衡策略應對美陸日競合時，一方面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總書記公開呼籲，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，而兩岸都應該將確保台海和平發展當成首要任務；另一方面也能夠在東海及南海地區，落實「擱置主權爭議，共同開發資源」的和平倡議與行動方針，進而營造中華民國成為亞太和平穩定貢獻者。
- 四、就理而論，2008 年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階段後，隨著兩岸關係深化，台灣應該與時俱進，重新思考軍事重心如何重新擺布、戰略思維如何再定位，以因應兩岸關係的變化。這樣的觀點固有其合理性，但有一個前提，就是人民要能「安心」，人民不擔心改變戰略思維後，會失去國家安全、公民權利、法律制度與社會福利的保障，也不擔心個人存款與私人財產的安全。畢竟，讓人民安心是政府存在的基本價值。

五、政府必須有效鞏固台灣民眾對國家的安全感，才能考慮改變戰略思維。現階段，兩岸和平已經是台灣的主流民意，也是安定繁榮的必要條件，更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關鍵利益。面對亞太經濟與安全形勢出現結構性變化之際，凝聚新國防戰略共識，進而有效掌握建軍方向，並逐步化解兩岸長期敵對思維，方可以讓台灣在美陸日競合架構中找到適切的著力之處！

（十三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日前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公布民 103 年台灣經濟成長率預測時，提醒必須注意超額儲蓄偏高問題，籲請政府正視。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，近年來台灣超額儲蓄持續攀升，去年將近一點三五兆元，今（103）年可能提高到約 1.6 兆元，超額儲蓄率估計上升到 10.75%，創下 1989 年以來的新高。觀察近年來台灣儲蓄率的變動，企業儲蓄率所占比重攀升，家庭儲蓄率持續下滑，此意味著企業獲利之後，用於新增投資的比重下降，亦即投資心態偏向保守。也就是說企業與家庭所得未能將剩餘資金轉化為投資。這項警示顯現超額儲蓄閒置為「死錢」，唯有改善民間對經濟環境的預期，方能促使「死錢」活化為資本提升經濟發展。因一旦國內資金未能透過投資轉化為資本，也未能用於消費，對 GDP 將造成不利的影響。面對國內經濟持續低迷，政府應採取適當的貨幣政策與投資誘因，將企業與家庭閒置資金導入有利於經濟成長的投資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- 一、國民儲蓄是指未被消費掉的所得，包括家庭儲蓄、企業儲蓄及政府儲蓄，國民儲蓄淨額裡近七成來自家庭部門，因此家庭消費的冷熱，便決定了一國儲蓄的高低。通常家庭消費下滑，儲蓄便升高，儲蓄率（國民儲蓄占 GNP 比率）自然也同步上升。儲蓄升高是好是壞？得視儲蓄能否導入投資，若能導入民間投資（不是投資股票），自非壞事。但超額儲蓄愈高表示有更多儲蓄難以導入投資，意味資金閒置嚴重，就不是好事，根據主計總處的資料，近年來台灣超額儲蓄持續攀升，去年將近 1.35 兆元，今年可能提高到約 1.6 兆元，超額儲蓄率估計上升到 10.75%，創下 1989 年以來的新高。
- 二、超額儲蓄率升高，主因是民間投資衰退的速度，遠大於整體經濟衰退速度，超額儲蓄率過高，代表閒置資金過多，國內資金無法被充分利用。而事實上民間其實是有豐沛資金，但受到景氣不振、前景不明等影響，企業不願投資，導致超額儲蓄率飆高，景氣惡化加上投資活動停頓，導致超額儲蓄率飆高，政府雖已推出多種提振景氣措施，包括將促產條例擴